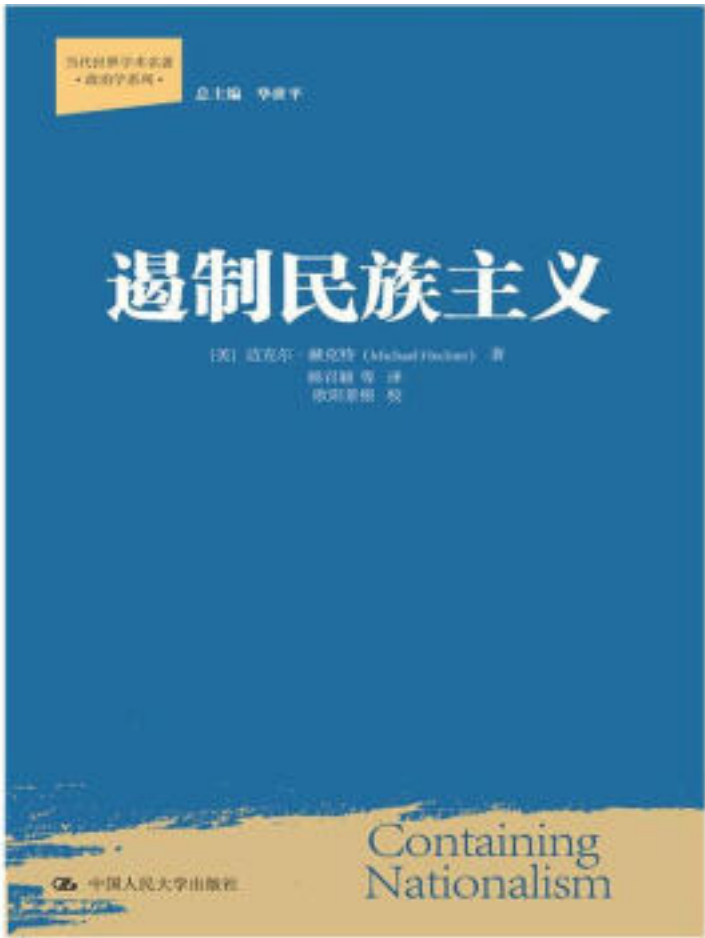


# 遏制民族主义



[遏制民族主义\\_下载链接1](#)

著者:[美] 迈克尔·赫克特 (Michael Hechter) 著

[遏制民族主义\\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帮导师买的，不错

-----  
不错的书，好评！！！！！！

-----  
感觉还是不错的，值得一买。

-----  
最近对民族主义感兴趣，买了一批理论作品

-----  
民族主义，热门话题，引人深思。

-----  
好酒精力度娘们是否则有课上课啊

-----  
挺好的吧，值得一读吧，可惜现在点评也没有奖励了。

-----  
精品收藏。送货快，包装完好。

-----  
冲动，没管住自己！再次囤货！囤书是种病！囤书，慢慢看看！  
书好！快递好！愉快的网购！  
有些冷僻的书怕现在不买了囤，想看的时候买不到就郁闷了

-----  
对现今的民族主义问题，有独到见解。

-----  
卖家发货很快，服务态度好，满意！以后还来京东买！  
-----

历史上只要以民族主义发动的战争，都成为历史的污点，希特勒就是代表

不错的一套丛书。认为间接统治，如联邦制，是在境内减少民族主义的有效措施。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斗争之书，很有用处，但不是特别好读。

遏制民族主义,今天应该尤其有意义

活动时买的，感觉很不错！

yyyyyyyy

很好的书！非常不错！正版！！

这套学术书出的很有价值！

很好的书！值得收藏！

打折买的，还没看，书很薄。

还行，有一点启发性，值得一读

-----  
买就是喜欢，喜欢就买。  
-----

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据美国学者路易斯·斯奈德研究统计，近代以来至少存在有200种以上的不同含义的民族主义。所以，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得出结论说：“关于爱国主义、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和属性的系统和总体研究，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他进而指出：（1）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进程——（人们）在此进程中建设民族国家；（2）“民族主义”一词意味着包含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原则或信念；（3）民族主义是某种将历史进程和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动；（4）民族主义意味着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于其他任何对象。由此可见：西方近代以来诞生的“民族主义”，如同“民族”术语、概念和理论一样，具有错综复杂性。围绕着“民族主义”起源的探讨，西方学术界通常存在两种见解，一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为近代出现的政治现象，因而探求它的“起源”不能从近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前近代）去寻找，因为从欧洲“前近代”历史时期中的阶级、职业、语言、地理等方面的历史现象看，各国“nation”（国民）长期各据一方，四分五裂，难以形成“nation”的共同意识和归属感情，以致国家形态上的“民族主义”如同无源之水。这种主张被称为民族主义起源论的“近代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古代，一路传承至近代。古代社会的凯尔特人团结一致英勇抵抗尤利乌斯·凯撒率领的罗马军团，即为古代典型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这种主张被称为民族主义起源论的“原初主义”。一般认为：“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即为“国家主义”（Statism，将国家的权威作为政治、社会、经济单位置于最优先考虑的思想和理论）。“国家主义”的极端形式即为超国家主义（ultra-nationalism，义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现代西方学者通常认为：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于1789年首先使用“Nationalism”（民族主义）这个词，用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发生于19世纪初，即在拿破仑对外战争第二阶段的“侵略战争”期间，在法军的铁蹄下，欧洲各国反侵略、反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民族主义思想随之应运而生。进因认为：“nationalism”一词最早在1836年被界定为“民族感情”的一种形式。“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在欧洲被发明的一种学说。”“简而言之，这种学说坚持认为人类被自然地划分为民族，而这些民族又通过特定的可确认的特征为人们所熟知，同时认为政府唯一的合法形态是民族自我统治的政府。”这些主张事实上大多掩盖了民族主义本质上排外主义、扩张主义的暴力内涵。笔者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外在扩张主义表现形式，可说最初始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  
跟其他战争一样，冲突自身在任何国家都会挑起民族主义情绪，非仅止于美国。例如说，包含加拿大人在内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自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戏剧性达到高峰2006 Liberal Canadian Press Room。随着伤亡增加，反对继续占领并重建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意见持续高涨，并使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促使美国自伊拉克撤军。2005年末的民调显示布什总统的声望为有史以来最低者之一，导因于高涨的反战声音。其他人认为这场“战争”目前已成为战后的占领，需要长期稳定的警政管理，以及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民主化。这项由双方提出的主张有似于60年代美国卷入越战时的民心凝聚。其主要的差别在于美国于越战是逐步扩大规模，而未能完全驱逐北越的反西方政府。许多拥战者将反对这场战争与/或重建过程者视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自以为是、伪善。反战者则引用对民心凝聚的争论，令人联想到美国于19世纪昭昭天命的观念。有些人指控反战者不爱国，甚至于叛国。若干拥战的评论员表示，觉得新闻对美国的负面报道因破坏美国军队达到反恐战争的最终胜利而助长敌人气焰。因反战者对此种指控感

到愤恨，这项政治争端造成彼此持续对立。尽管军事主力在两国彻底获胜，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在改革阿富汗政治与重建伊拉克上进展缓慢。尽管两国于2006年一月迈出民主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朝向奠定长期和平、稳定、正义的基础Afghan Parliament Convenes, Impending Iraqi Nationwide Elections。许多在911后美国情绪高涨的民族主义者们拥护这些未完的改革与重建程序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利益。在此缓慢的进程中，关于产生这场国家重建的军事行动的真正动机，与在伦理方面的争议，仍在持续，而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议为此中关键。例如，美国所领导的军事行动究竟是否构成帝国主义，或为审慎互利的新型世界主义。这些争议的激烈程度与撕裂性或媒体偏差（Media Bias）导致恐惧的文化（culture of fear）而起。媒体朝向遮掩两国境内的暴力行为，尤其是伊拉克因反对外国占领者与“通敌者”所产生的暴动。许多反对美国与其盟国入侵伊拉克与阿富汗者将这些军事行动称为帝国主义，以“石油之战”之名提醒世人石油帝国主义（Oil imperialism）之说。拥战者们认为这些主张荒谬，他们视这些军事行动为国际合作打倒阿富汗的塔利班与伊拉克复兴党（Baath Party）等专制独裁政权；支持者们更认为这些入侵与占领为在所谓恐怖主义与护教圣战（jihad）猖獗之地改革社会政治背景的必要手段。论战于冷战期间的反共政策立场互异的鹰派与鸽派之间激烈展开，论战的中心为权衡美国及其盟国在民族认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上与其他国家之间孰轻孰重。因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国社会政治的发展（选举、法制改革等）仍在持续，要历史学家评断孰是孰非或仍过早。支持两国战后重建者以现代西欧与日本的历史例示中东地区历经国际托管后可能的结果。尽管曾于二战后经历英裔美国人（Anglo-American）实质上的军事占领与重建达数十年（参见马歇尔计划），日、德等国后来自美国白人的占领下独立，今日已成为具国际影响力的顶尖经济强权。

---

我的同学向我推荐这本书。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曾在华盛顿大学、亚利桑那州大学任教，是美国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赫克特教授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著作颇丰，著有《内部殖民主义》、《遏制民族主义》、《集体团结的原则》、《社会秩序理论》等。他最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秩序等领域。尽管民族主义在未来不可能销声匿迹，但并没有理由认为它会无限期地成为最主要的政治冲突形式。笔者以最近历史上阶级政治衰落的故事作为本书的开头，意即说明：如果直接统治显著增加——即政治上的权力集中——这样的转变就是在意料之中。西欧和加拿大在战后时期大力发展福利国家无疑加强了这些社会中的直接统治。通过扩大享受福利的公民资格范围，福利国家强化了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依赖，但牺牲了地方政府。同时，国家对公民私人生活的干预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干预清晰地体现在家庭事务方面：如何在家庭私人空间内对待妻子和孩子——曾经是每个男人的专利——现在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福利国家是为了消除阶级冲突，它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远远超出了设计者的最高目标。它主要是通过直接统治来实现这一点的。虽然直接统治的扩大使阶级冲突销声匿迹，但是，它也给人们带来了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埋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

基于同样的理由，假如阶级在未来某个时间代替种族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我们就不应该感到过分惊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种转变才会实现呢？有一种可能是，如果可供选择的福利资源枯竭，那么，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组织可能会复活。随着美国的福利国家体系逐渐解体，阶级政治可能随之就会复活。如果是这样的话，列宁铜像在弗里蒙特矗立的日子，就可能比现在任何人所预料的都要更加短暂。然而，目前西欧选民显然并不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福利国家，这预示着在未来的欧洲大陆民族主义冲突将会更加激烈。

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和历史特殊性是国际公认的。民族主义跨越政治边界四处扩散：它在一个国家的成功，常常鼓励它在其他地方的支持者。其能力受到无法预料的全球经济和

地缘政治力量的双重影响。由于这些原因，民族主义似乎是一个很难进行理论概括的问题。难怪有关文献主要都是进行详细微妙的案例研究。本书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尽管示威抗议和外来冲击所起的作用无法预料，但民族主义的前景还是受到了特定重要机制的影响。群体形成与巩固的过程有助于解释民族和民族认同的产生。民族一旦形成，治理制度就会影响集体行动的成本和主权的收益，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式与强度。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世界，给世界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今，民族主义已成为当代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但我们对民族主义的了解还是相当有限的。本书以欧美的经验为前提，通过考察民族主义的界定、民族主义的起因、民族主义的类型，集中讨论了关于民族主义的三个问题：第一，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族主义不过是过去200年历史的产物，那么民族主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为何民族主义是现代的事务？第二，为什么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比在另一些国家更为盛行？第三，既然民族主义常常与可怕的暴力联系在一起，那么，有没有办法遏制其阴暗面呢？

不过，这种明显以欧洲为中心，结构主义的民族主义研究尽管为后学树立了良好的范式，但仍然广受批评。盖尔纳的学生安东尼·史密斯在他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中表示：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出现了三种错误，民族主义是工业化的产物便是其一。他认为这种看法忽略了历史，将现代与前现代切割成了两个分隔的时代，仿佛在前现代毫无踪影的事物，在现代随着资本主义的魔棒一挥便突然出现了。实际上，结构主义无法解释如此而来的民族主义为何在各自的表现上如此不同。又为什么在随着工业化进程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完成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运动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

（另两项错误分别是：认为民族主义是历史的残留，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失，以及认为民族主义是持续不断地现象，是一个从古至今一直拥有但不断变化的现象。对于前一条的批判被归结于全球文化以及世界主义的虚妄上，而后一条则通过阐述当代民族所独具的政治性内涵来指出与传统的区别）

实际上，格林菲尔德教授也赞同这种看法。民族主义并非是在一朝一夕中突然出现，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社会结构，文化和心理的变化，最终随着特定的精英建构而出现。而民族主义一经出现，就使得国家的精神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国家对自身的认识将不再仅仅是内向的，而更多的是外向的。不单是寻求政治与族裔的一致，更是寻求自我尊严与国家尊严的结合。民族内部向上和竞争的动力赋予了国家崭新的精神内核，使其能够集合举国之力，实现现代化的飞跃。

民族主义是现代世界的一大发明。因为现代化让人类前所未有地流动了起来，导致各民族之间的边缘日益模糊，带来前所未有的紧张感。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民族只是精英阶层的看法，普通民众并不关注它，因为与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然而，异族在不断地崛起与渗透，他们来了，带来新的技术、生活方式，他们抢夺的工作机会，占据了更多的资源。于是，在精英的倡导下，人们的不满、压力与恐惧找到了新的表达渠道。

对第三世界而言，他们的民族主义是被动接受的，因为他们的权益被剥夺、领土被蚕食、人民被杀戮或贩卖、尊严被践踏，民族主义几乎是唯一能将他们的抗争整合起来的方式。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对于被侮辱者们来说，曾经是神圣的，是他们天赋的权利，正是有了民族主义的号召，他们才最终冲破了枷锁。

在所有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最具浪漫精神，最有号召力，与人类的朴素情感也最贴近。然而，像所有价值观一样，民族主义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普世，虽然民族情感是公共的，但民族主义总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去观照、评判他人，换言之，自己民族的人天然就是同盟军，在道义上较异族更高，可以获取更多的权力，而异族的人表现再好，最多也就是“老朋友”，不可能真正被信任和重用。

[遏制民族主义\\_下载链接1](#)

书评

[遏制民族主义\\_下载链接1](#)